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科幻小说之父

# 凡尔纳传

## The Biography Of Jules Verne

【法】让·儒勒—凡尔纳 著

刘扳盛 译

上



6.6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科幻小说之父

# 凡尔纳传

## The Biography Of Jules Verne

【法】让·儒勒—凡尔纳 著

刘扳盛 译



K8



科幻小说之

# 凡尔纳传 上

刘扳盛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幻小说之父

**凡尔纳传(上)**

著 者:[法]让·儒勒—凡尔纳

译 者:刘扳盛

责任编辑:王劲松 张 珍

出版发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http://www.hnstp.com>

邮购联系:本社服务部 0731-4441720

印 刷:湖南望城湘江印刷厂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厂 址:望城县高塘岭镇郭亮路 69 号

邮 编:410200

出版日期: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6.375

插 页:4

字 数:148000

印 数:1-3030 套

书 号:ISBN 7-5357-2803-0/K·40

上下两册总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致 读 者

在写这部书的时候，许多人向我提供了查询必要资料的可能，若不向他们表示感谢，我便是忘恩负义。

主持南特图书馆，忠心耿耿、不遗余力地筹办儒勒·凡尔纳博物馆的库维尔小姐，是我的一位友好和珍贵的向导。在缺少必要经费的情况下，她担任儒勒·凡尔纳博物馆的馆长。可惜相隔太远，使我未能充分利用她的广博学识和聪明才智。

我的堂妹，保尔·凡尔纳的孙女迪莫莱太太，吉荣的夫人、玛丽·凡尔纳的孙女沃龙太太向我提供了她们手头保存的家庭档案，其中包括儒勒·凡尔纳给他父亲和弟弟保尔的信件。为此，我向她们表示特别的感谢。我还要特别感谢拉塞伯爵夫人，为了向我提供资料，她同意让我翻阅她祖父阿洛特·德·拉·菲伊将军的家庭日记册。

我绝不会忘记借孔德洛希太太之助而在国立图书馆和法兰西档案局所受到的盛情接待。

南特图书馆主要藏有由玛丽·凡尔纳的儿子、马克西姆·吉荣

- 凡尔纳收集的信件,同时还藏有玛格丽特·阿洛特·德·拉·菲伊留下的全部零碎资料。这些档案至今尚未整理。

在国立图书馆的手稿室里,保存着博尼埃·德·拉·夏佩尔太太提供的赫泽尔的遗赠。儒勒·凡尔纳给他这位出版商写的信件数量浩繁,可惜只作过一次临时分类,因而所标注的编号不可能最后确定。

大部分信件都没注明年分,其中有不少可借助印证的方法确定日期,使用这种方法,还可以修正原先给某些材料所确定的错误日期。

至于剧本和年轻时代的作品,我都掌握有手稿。

最后,我还得感谢“儒勒·凡尔纳学会简报”的撰稿人,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引人注目的研究对我大有裨益。

当然,我利用过玛格丽特·阿洛特·德·拉·菲伊太太的那部杰出的著作<sup>①</sup>。虽然她不了解儒勒·凡尔纳,她给他描绘的形象还是确切的,但她的文学才华有时使她对事件和年表作了某些歪曲,现加以更正,乃是必要的;既然我不能允许自己为趣味性而牺牲准确性,因此我力图尽可能勾勒出客观事实的轮廓,哪怕这样做会使作品的魅力有所减弱。

出于同样的客观意图,对属于文学方面的各种定见,我并没加以阐述。这些定见无疑曾引起过当代评论家的研究兴趣。我对米歇尔·比托尔、布里德尼、贝鲁尔、布里翁、富科、塞勒斯、鲁多、韦尔辛、米夏特、勒孔特、米歇尔·卡鲁热、塞利埃教授以及其他许多人,甚至我的朋友埃斯凯希的研究均丝毫不表示自己的意见;在这方面分析他们各人的观点,未免不自量力,况且超出我那不抱奢望的课题。我至多能提一提 S·维埃纳和 J·谢诺两人的极其出色的研究——我认为,他们两人的见解是中肯的——以及迪斯巴赫写的那部传记——我觉得,这部传记被他那过分强烈的系统化愿望给断送了;诚然,“非常古怪的莫雷”的全部著作必然引起过我的注意。

<sup>①</sup> 玛格丽特·阿洛特·德·拉·菲伊著《凡尔纳生平及其作品》,哈切特出版社,1953重版。

# 引 言

我提起笔来撰写这部传记的时候,有一种担忧和生怕有罪的感觉;我们是否有权抖掉岁月的灰尘、擦起裹尸布去重现一个走完了坎坷的人生道路而终于长眠地下的人的外表和内心形象呢?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是匆匆的过客,所留下的踪迹是如此轻浅,以至企图去寻觅这些踪迹、贸然从事一项简直与柯南道尔笔下那位遐迩闻名的侦探<sup>①</sup>的活动不无共通之处的工作,至少是不够谨慎的。柯南道尔非常善于构思某项推导结果,但他预先便知道这些推导的结论。传记作家总是试图摹仿这位英国作家,据他认为,按读者的意图由主人公将事件合乎逻辑地串连起来,对主人公来说,只不过是证明一种已知的答案。

要想写一部很有条理的著作,必须从酝酿该著作的结局入手。这种方法对小说和诗歌无疑是好的。爱伦·坡最喜欢的其中一条原则就是,无论在一首诗歌还是在一部长篇小说中,无论在一首

---

<sup>①</sup> 柯南道尔(1859~1930),英国作家。这位侦探指福尔摩斯。

14行诗还是在一部中篇小说中,一切均须服从结局。一位优秀作家,在他动笔写第一行文字时,他心目中已经看到了最后的一行<sup>①</sup>。

然而,对于传记作家来说,遵循这个劝告,对他试图复活的人抱有一种预先设想的概念,那是危险的;这样做,必然导致他将自己的研究和阐述引入到证实这种概念的方向。

写历史是一项精细的工作,因为我们只能了解历史上的一些大事件;要写一个人的历史,那就更加微妙,因为这个人所度过的岁月,只让组成他一生的事件中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东西浮出水面。

假如想要询问一座坟墓的人乃属于死者家族中的一员,那又会怎么样呢?

他跟他的联系只能使他行文时犹豫不决;出于诚实,他必须注重客观性,可有些时候,这种客观性可能挫伤他最微妙的情感,并使他对其先人的行为作出冒失的判断。

必须承认,儒勒·凡尔纳是在他那个时代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显赫人物;从那以后,我们对他发生兴趣,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兴趣使源于我的忧虑的那种恐有不敬的表情消失了。这位死者至今仍活着。

深入探究过他的一生及其事业的人为数相当可观。我加入到这些人当中也许不无好处,因为我是了解他晚年的人之一。我起着见证人的作用,尽管我的见证可能极为平庸。

既然传记是根据对某些材料和事实的剖析而写成的,那么,亲人对评价这些材料和事实显然最为合适。在这样一种带冒险性的活动中,作者的人格必然受到某种检验,这种检验就跟对一个解剖标本的检验一样。能够了解仍生活在家族圈子里的这个人的行为和性格的人,在解释这种偶然解剖的结果时,可以成为称职的判断者。

以上所写这些也许是冷酷无情和令人不快的,但也恰如其分

---

<sup>①</sup> 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和文艺批评家。此段见他所著的《一首诗的产生》。



地描画了我的心理状态。况且,这种冷酷的态度激发我向前迈进所必需的勇气,并使我感到,我进行这项工作,无非是履行一种责任。

但不啻如此。对完成这样一个题目,必然要对自己亲近的人作更为危险和艰苦的调查研究;因此,我将不得不审查与我非常亲近的人,甚至不顾起码的道德,深入到家族纠纷这个禁地。人们一定会体谅我的迟疑。毫无疑问,倘若我保持沉默,我或许不难避免这种内心世界的纠葛。事实上,再回避也无济于事,因为档案是从守住秘密的,隐藏在档案中的线索必然会被某个好奇的研究者所发现。

这毕竟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纠纷,属于每一个家庭都必然会发生的那样的纠纷。我长期的职业生涯给我证实了这些纠纷的平庸性,证实了我是否挫伤某位严厉的批评者的感情,证实了这位批评者是否原谅我因考虑到公正和准确而检查我翻开的档案材料。

我的见证是什么?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见证是微乎其微的。我祖父去世时,我其实才12岁。

很显然,在我眼里,深埋在餐厅的壁炉前面的一张圈椅里的那位老先生,只不过是祖父而不是作家。在我的脑海里,在祖父与我已经开始读的那些书的作者之间的联系几乎还没形成。这种联系只是在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天,因我觉着感情的痛苦冲动才产生出来的。

我首先要向你们表示忏悔。当然,我跟你们每个人一样,我曾经读过《奇异旅行》,那时,我或许年纪太轻,只看到里面那些使我感兴趣的故事。

像哈特拉斯、尼摩等一些高大形象,赫然呈现在一幅巨大的活动图景之中。我的课本并没谈到这些人物,我对此感到有点纳闷;可是,我并没按照当时的教师们的相当狭隘的观点去培养自己,那时的教师喜欢摒弃雨果而偏爱拉马丁,甚至在后来的10年间还将他们各自的观点颠倒过来。拉丁文教员花了许多时间让我们掌握

维吉尔<sup>①</sup>、塞涅卡<sup>②</sup>、西塞罗<sup>③</sup> 或卢克莱修<sup>④</sup> 的文章中所蕴含的精妙之处,但顶多挑出几行来让我们翻译。

对于古典作品,除布瓦洛、拉辛、高乃依和莫里哀以外,教学方法同样极其狭窄。对莎士比亚、歌德和塞万提斯的作品解释始终若明若暗;对这些作品的分段翻译和“课文研究”只是语言教师的事儿。

因此,一位创作探险小说或消遣小说的作家,能在我们的头脑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呢?这位作家使我们着迷,我们所要求的无非也就是这些。如果说有人更具先见之明,这难道不就是流行的见解吗?

后来,我又重读了一遍《奇异旅行》。这位小说家继续吸引着我,然而,当我顶住了光注重情节而忽视细节描写的倾向时,我从中发现了不可置疑的丰富内容。

回顾往昔,大胆地发现被遗忘了的音乐或文学大师,这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伟大功绩。

诚然,儒勒·凡尔纳从来没被读者遗忘过。他享有继续生存的特权。但我们确确实实在回顾他的一生,如今我们发现,他绝不仅仅是为青年人创作探险小说的普通作家。

许多人正在发现他,我向你们承认,我也正在发现他。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沿着时间的长河上溯,一道去寻找这位年迈的小说家吧。

---

① 维吉尔(公元前 71 ~ 19),著名拉丁诗人。

② 塞涅卡(约公元前 4 ~ 后 65),古罗马哲学家、戏剧家。

③ 西塞罗(公元前 106 ~ 前 43),古罗马雄辩家。

④ 卢克莱修(约公元前 99 ~ 前 55),古罗马诗人。

# 目 录

|          |     |
|----------|-----|
| 致读者····· | (1) |
| 引 言····· | (1) |

## 第一部分

|                    |      |
|--------------------|------|
| 第 一 章 最后的印象·····   | (1)  |
| 第 二 章 家 世·····     | (6)  |
| 第 三 章 皮埃尔·凡尔纳····· | (11) |
| 第 四 章 尚特内乡村·····   | (15) |
| 第 五 章 卡罗利娜·····    | (24) |
| 第 六 章 大学生·····     | (30) |
| 第 七 章 剧作家·····     | (34) |
| 第 八 章 洛朗斯·····     | (47) |
| 第 九 章 初显身手·····    | (54) |
| 第 十 章 科学的魅力·····   | (63) |
| 第十一章 第 11 名光棍····· | (70) |



|                   |      |
|-------------------|------|
| 第十二章 爱情与金融界 ..... | (76) |
|-------------------|------|

## 第二部分

|                        |       |
|------------------------|-------|
| 第十三章 一位乘坐气球的银行家 .....  | (86)  |
| 第十四章 两个儒勒 .....        | (90)  |
| 第十五章 《哈特拉斯》 .....      | (98)  |
| 第十六章 来自美国的灵感 .....     | (102) |
| 第十七章 《地心游记》 .....      | (111) |
| 第十八章 《从地球到月球》 .....    | (123) |
| 第十九章 肺腑之言 .....        | (126) |
| 第二十章 当牛做马 .....        | (133) |
| 第二十一章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 | (138) |
| 第二十二章 《海底两万里》 .....    | (145) |
| 第二十三章 《环游月球》 .....     | (157) |
| 第二十四章 战争 .....         | (163) |
| 第二十五章 结婚 15 年 .....    | (173) |
| 第二十六章 一个渐渐消隐的岬角 .....  | (176) |
| 第二十七章 《80 天环游地球》 ..... | (181) |

## 第三部分

|                            |       |
|----------------------------|-------|
| 第二十八章 “圣米歇尔号” .....        | (191) |
| 第二十九章 《神秘岛》 .....          | (206) |
| 第三十章 《米歇尔·斯特洛戈夫》 .....     | (213) |
| 第三十一章 忧虑 .....             | (222) |
| 第三十二章 从太阳系到苏格兰矿井 .....     | (235) |
| 第三十三章 一股新鲜空气 .....         | (241) |
| 第三十四章 神甫推荐的一部小说 .....      | (246) |
| 第三十五章 一只机器象 .....          | (249) |
| 第三十六章 一条长藤、一缕光线和几片愁云 ..... | (254) |
| 第三十七章 从化学组合到文学组合 .....     | (263) |

---

|       |                 |       |
|-------|-----------------|-------|
| 第三十八章 | 地中海和空中的火枪手····· | (268) |
| 第三十九章 | 一系列不幸事件·····    | (275) |
| 第四十章  | 《北方反对南方》·····   | (285) |
| 第四十一章 | 拉·季奥孔达的微笑 ····· | (296) |
| 第四十二章 | 横贯亚洲的大铁路·····   | (310) |
| 第四十三章 | 《小博诺姆》·····     | (313) |

### 第四部分

|       |                   |       |
|-------|-------------------|-------|
| 第四十四章 | 《机器岛》·····        | (324) |
| 第四十五章 | 《冰川上的斯芬克司》·····   | (329) |
| 第四十六章 | 垂暮之年·····         | (339) |
| 第四十七章 | 风烛残年·····         | (353) |
| 第四十八章 | 《喷金的火山》·····      | (367) |
| 第四十九章 | 《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 | (378) |
| 第五十章  | 秘密的革命者·····       | (383) |
| 第五十一章 | 最后的信息·····        | (392) |

#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最后的印象

亚眠市朗格维尔街的住宅；老作家的工作室及日常生活；弥留之际。

如爱伦·坡所喜欢作的那样，还是让我们从后面说起吧。这样做的目的，并非为了提出某种预先设想的结论，而是为了获得一个扎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将使我们能够推断出我们所要谈到的这个人来。

所谓“从后面说起”，也就是要先谈谈他的葬礼。可是葬礼是为一个死去的人举行的，实在没多大意思。我只想指出一点，德国政府曾派遣它的大使代表皇帝陛下前来致哀。我们全家对德国向

一位并不常常宽容它的作家所表示的这种敬意十分感动！

如同每一个人的临终那样，儒勒·凡尔纳的临终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最后时刻：在这一时刻里，虽然还寓于这个世界之中，却正准备离开它。我和我的长兄刚在地中海的海边住下来；我们接到一份电报，于是立刻赶回亚眠。我们的父母和一个兄弟已在那里，一直在病榻前守着弥留的病人。

当他发觉所有亲人都围在他身旁时，他只是深情地望了我们一眼。这一瞥目光显然是说：“你们全都来了，这很好，现在我可以走了。”随后，他转身对着墙壁，泰然自若地等待死神的降临。这种恬静而有勇气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这一时刻来临之际，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如此惬意而宁静的终结。

他很快进入垂危状态，1905年3月24日清晨8点钟，终因糖尿病急性发作而与世长辞。

他妹妹玛丽在一封信中说，他大概曾对前来看望他的神甫这样说过，“您为我作了善事，您使我获得了新生”。她信中还说（这无疑更有意义），他曾要求把亲属间出现过的一切不和忘掉。

我双亲决定在土伦定居，在离开巴黎前的几个月，我曾多次探望过儒勒·凡尔纳。在对这几次探望的记忆中，我一直保持活着的儒勒·凡尔纳给我留下的最后形象。

我们常到亚眠，在祖父母家呆上几天。有时，我羁留的日子稍长一些；其中有一次，那是在我5岁的时候，我一直呆了好几个月。其间，我到附近的一所私立学校念书。我还常常陪祖母到她的女朋友家作客。说实话，我倒喜欢呆在夏尔-杜布瓦街那所住宅的花园里玩耍。我似乎觉得，那个花园挺宽阔。后来，我不得不承认，孩提的记忆把这个花园的范围夸大了，其实，它很普通；有时，我发现祖父牵着他那只叫福勒特的猎犬在花园里散步，这是一只庇卡底种的黑毛垂耳雌狗。小餐厅设在临院子的那座附属建筑物里，我最经常见到他是在这间餐厅里吃饭的时候。事实上，他整个上午都呆在他的工作室里。我对那儿幢住房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记忆。我只记得有一条镶玻璃的长廊，客厅和餐厅都对着这条长廊，



我躲在那儿,别人只隐约地发现我。在我眼里,所有这些都挺大、挺美;其实,那只不过是按当时一个资产者家庭的要求进行布置、适合于作外省聚会的一些较漂亮的房子而已。

重新见到这个住宅时,我感到惊讶的是,它不仅相当宽敞,而且楼层的房间挺多。我知道,当时这里除安置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外,还给这位作家腾出了一个地方,可是,他完全还可以大大方方地接待他的家人和朋友。仔细一想,其实毫不足怪,在那个时候,住房标准比我们今天要阔绰得多啊!



1901年起,我们是在朗格维尔街44号一

所更为简朴的住宅里见到我们的祖父母。这所房子离先前那个住宅只两百米。我祖父一直没改变他的习惯。他整个上午都呆在3楼的工作室里。这的确是个名副其实的工作室,因为房子实在太狭小。他在房里摆了两张普通的桌子——一张用来写字,一张用来堆放资料,一把伏尔泰椅和一铺行军床。清晨5点钟,他下床后,只需跨出一步,就到了工作台前。我依稀记得有一个挂在墙上、摆放着好几支陶土烟斗的架子。

我对这个工作室所保留的印象是,这是一个用于写作和沉思的气氛肃穆的小间。工作室与一个较为宽敞的房间相通,这个房间的摆设稍为考究一些,是作书房用的。他只是要取1本他想翻阅的书的时候才到书房去。这就是这位作家栖隐其中的属地,毫

无疑问，他要在这里寻求孤独与寂静。

我祖母的卧房在2楼，窗户开向花园。这间卧房陈设简朴，但很舒适；房里摆着一张软榻，祖父患病时，睡的正是这张床，并在这张床上去世。

他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才到楼下去。餐厅装有一扇彩画大玻璃窗，光线从这里透进来。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小花园。这个小花园是麻雀麋集之地，我祖母常给它们扔些面包屑。餐厅的另一侧开了个大门与客厅相通，就客厅的面积而言，陈设的家具显然太多，光线从临街的几扇窗户射入客厅，但不怎么亮堂。

那时，我祖父的身体日渐衰竭，不得不节制饮食，因此，他常常在我们之前迅速完餐。为了尽量简单地履行饮食程序，他使用1把矮椅，这样，他的餐碟就几乎与嘴巴同高！晚上，他只能吃1只用汤碟盛装的带壳糖水蛋。

这种匆匆进食的欲望，是他在受饥饿病折磨的时期染成的一种老习惯。那时，他总是急于吞食大量的食物，以致家人亦为之惊惧。这决不是一种贪吃美食的癖好，他甚至很少考虑碟子里装的是什麼，这使他那位精于烹调的妻子意懒心灰。他只是感到饥饿而已，而且，这种饥饿显然是痛苦的。

这种食欲过旺似乎是一种疾病的征兆。我很久以来一直以为这纯粹是一种胃病，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1895年11月12日，他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我工作很多，而且一直感到头晕，这是胃扩张引起的，上了我这种年纪，也许属不治之症。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死期将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被迫接受药物治疗，可惜太晚了点，但这大概使他突然结束了这种过于强烈的食欲。我们不能不作这样的设想，这种食欲亢进说不定跟夺去他生命的糖尿病有关。究竟糖尿病是病因还是结果？最好还是让医生们去作出判断。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他曾患过严重而顽固的面神经痛。此症起于1854年前后，久而久之，甚至使他左眼眼睑的功能减退。

1851年7月29日，他发觉自己为洗澡、买药水和搽剂花费过多。在1853年11月5日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他写道：